



曹乃谦：旧忆与随想

许玮

夏日的一天午后，我和平城区的几位文友相约，拜访了作家曹乃谦老师。

好多没有见曹老师了，去之前，我从书柜里取出他的书，看看哪本还没有签名题字，准备去的时候带上，请他给我补签，但翻看后发现，每一本都签过了，都是用毛笔书写，且都盖了章。墨香凝于扉页，静端详，不禁忆及最初见他的情景。旧日年轮，恍如昨天。

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难忘的记忆，与曹老师相识，至今令我难忘，而他的作品在我心头掀起的波澜，多年后仍在翻涌，尤其是他为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，我不止一次捧读，也不止一次被感动，尽管我始终认为这部长篇是一系列短篇的集成，但丝毫不影响对它的喜爱。

跟曹老师相识以来，我陆陆续续拜访过他几次，都是在他的旧居，而他迁入新居后，还是第一次去，距离初次见他过去将近二十年了。那时，他名气正盛，国内外的好多家出版社相继跟他约稿，为他出书，省市报刊经常采访他。有一回，我去他家，中途又来了几位拜访者，曹老师很高兴，留我们吃午饭。午饭吃的炸油糕、凉菜，见菜里有“斋斋苗”，我便很自然地想到了他的那篇名为《斋斋苗儿》的短篇小说。

这情景似乎就在昨日，但分明已经过去了多年。

曹老师喜欢安静，不便贸然打扰，所以登门前，好友李文亮兄已经和他联系过了。我略带忐忑，毕竟有些年没见了，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。谁知，曹老师一见我，便欣喜地说，“哎呀小许，好多年没见你了。”我也很开心地说，“好多年没见您了，曹老师。”我们握了手，彼此感慨，时间匆促。他的新居，书香弥漫，葫芦丝、马头琴、小提琴、热瓦普挂在墙上，墨呈于案

头，还有一架钢琴，于无声处享受着时光的静抚。

从曹老师家的窗户远眺，可见文瀛湖天光水色，于他的身心修养是有益的。这些年，曹老师没有太多新作品发表，多半是因身体原因。塞北苍茫的土地上，有等着他用笔唤醒的往昔岁月，而那些已经出版了的，在读者中引起过热烈反响的小说和散文，无不是对他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描摹和热爱。

来拜访曹老师，恰逢他的长篇小说《换梅》出版——“换梅”是他养母的名字。曹老师很高兴，聊写作、聊故土、聊亲朋，猫咪在他腿间撒娇亲昵，而我们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。人都一样，到了暮年，身体的各种毛病就出来了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衰老恰是时间的无情，而所有人都会领受这样的无情。不过，曹老师思维敏捷，总是笑嘻嘻的，聊到高兴时，爽朗一笑，老伴儿说他是天生的乐天派。或许，他并非生来就是乐天派，素养和心态都是生活的历练。

我想起了2016年夏天拜访曹老师的情景。

那年6月，我们南郊区文联创办了文学双月刊《七峰山》，给喜欢写作的本土作者搭建了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。刊物创刊后，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约请几位知名作家，给我们的刊物分别写几句贺词，一则为鼓励作者，再则是想借此提升刊物知名度。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曹老师。

那会儿，我已经用上了微信，但曹老师好像还没有，于是我便以短信的方式向他表达了心愿。我相信他不会拒绝一个喜欢写作的人请他为一本新创的刊物题词。果然，曹老师回复了我的短信，且欣然应允，让我择日去他家面谈。

正值盛夏，午后的烈日使人汗流浃背。我到了曹老师所住的小区，却忘了他家的具体地址，让我看给《应县文艺》的题词。

曹老师一定会提笔书写新作的，他的故事，还没讲完呢。

老师问我，“我的书都送过你了吗？”我说，“基本有了，感谢您。”他淡淡一笑，说，“那行，以后出了新书再说。”

到曹老师家求写贺词不久，我就请美编设计了大样，所配的他的照片，经常能在报刊上见到：他穿一件砖灰色衬衫，手握长箫，不是在吹奏，而是凝神关注着什么。拍摄他的人，抓住了他凝神时的专注，定格了颇有意境的一瞬。曹老师想必很喜欢这张照片，故而他的好几本书里都用过。原来，一个人专注的时候，是那么的心无旁骛、气定神闲。

没几天，刊物印了出来，我第一时间给曹老师送到家里，再次表达了谢意。那之后，便再没有打扰过他，偶尔短信往来，也仅是问候他身体健康什么的。之后的几期《七峰山》，我又约请了别的作家题写贺词，跟印有曹老师贺词的那期一样，都反响不错。然而，有一件小事，我一直存于心里，虽已过去多年，但始终无法释怀。就是在请曹老师为《七峰山》写贺词那次。从单位出发到他家时，我随身带了两张宣纸，想请曹老师给我写几个字，等他在书上题字盖章后，我便说出了这个心愿，谁知，他当即拒绝了我，说“下次吧”，而且语气有些生硬，脸也板了起来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那时，很多人冲着曹老师的名气，纷纷登门请他题词写字，而有的人转手就把字卖了。当我知道这些后，便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愧疚。我把这件事说与文亮兄，他说，“曹老师应该不会怪你，只是你年轻嘛，有点欠考虑。”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曹老师或许早忘了这事，但我记着，每每想起，总笑自己，就像文亮兄说的那样，年轻欠考虑。

曹老师给书房取名“槐花书屋”，塞北的广袤乡土，养育着他身为作家的心灵，从青春的锐气，到暮年的沉淀，时间警示着我们面对生活时切忌表演，而曹老师的笔下没有表演，只有真实和真情。他在一篇篇小说里塑造的那些角色，有的着实卑微渺小，但都是他熟悉的，是他挚爱的，岁月压弯了他们的脊背，而他用笔为他们撑起了头顶的希望。

曹老师一定会提笔书写新作的，他的故事，还没讲完呢。

一碗擀面皮里的时代年轮

——话剧《面皮》观后札记

郭瑾

6月28日晚，有幸在大同大剧院观看了由吴京安老师领衔主演的话剧《面皮》，这场演出如同一碗热气腾腾的擀面皮，酸辣鲜香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更在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，带来了深深的感动与思考。

话剧以一碗擀面皮为线索，串联起了三代人的奋斗史，横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探索，到新时代的蓬勃发展，剧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的浪潮起起落落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挣扎，更有坚守。我们仿佛能看到王让为了生计偷偷制作面皮时的小心翼翼，感受到王红强靠着手艺勤劳致富时那份喜悦与自豪，也能体会到年轻一代回乡创业，将面皮产业做大做强时的那份担当与勇气。他们的故事，是无数普通农村家庭的缩影，更是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生动写照。

演出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吴京安老师的表演。他用精湛的演技，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把人物的情感、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的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台词，都充满了感染力，让我们仿佛真的走进了那个时代，走进了剧中人物的生活。在他的演绎下，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与善良，看到了他们对生

活的热爱与执着。

舞台设计也别具一格，以“年轮转盘”象征时间的流转，背景中的大树寓

意着文化根脉的延续，门楼的变换则

浓缩了乡村的变迁。再加上秦腔、火

火等非遗元素的融入，以及脸谱、花

馍、泥塑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，整个舞台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，让我们在欣赏剧情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这不仅仅是一场话剧演出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，也品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；让我们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力量；让我们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愁与情怀。正如那碗擀面皮，看似普通，却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与情感，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、连接家乡与远方的精神纽带。

感谢《面皮》，让我们看到了如此

精彩的故事；感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，

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；也感谢

这场文化盛宴，让我们在大同的夏日夜

晚，收获了一份感动，一份温暖，一份

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。期待未来能有

更多这样的作品走进我们的视野，触

动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在艺术的滋

养中不断前行，拥抱更美好的生活。

落笔为安，心随墨舞

李文臣

午后阳光懒洋洋地洒在书桌上，我无意中瞥见了角落里那本厚厚的日记本，扉页上写着“旅行计划”，时间赫然是五年前。作为教师的我，一到暑假就憧憬着诗和远方，规划了详细的路线，却总觉得自己缺少一份说走就走的勇气，最终这个“旅行计划”从未开启。看着这本尘封的日记，我突然领悟：渴望远方的心，往往在犹豫中止步。

人生就如一场漫长的旅途，欣赏风景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大胆地迈出第一步。记得我第一次去登山，总觉得山路崎岖难行，犹豫着要不要放弃。可当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，才发现山顶的风光是如此的壮丽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不可能万事俱备，但开始之后，便自会找到方向。

有位朋友想成为一名美食博主，起步时连像样的摄影器材都没有，只能用手机拍摄美食照片。第一批发布的照片，光线昏暗，构图也很普通，却意外地吸引了一批粉丝。现在他已经拥有了专业的摄影设备，但手机里还保存着最初那些略显粗糙的照片。“它们提醒我，行动比等待更重要。”他这样说。

当然，勇敢尝试也并非一帆风顺。

夏风

郭继生

荷花含苞放，
夏风吹莲塘。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dtyungang@126.com

护城河边

李文芳

小鱼从我头顶游过
一定把我的影子当成了石头
从城楼俯冲掠向水面的燕子
像骤然而来的雨点

铺满护城河的莲叶
摊开夏日的诗稿
盛开的莲花搁下画笔
诗与画，融入蓝天

古城的蓝，净澈而空远
凝视久了，连自己都渐渐放空
河水不系水草，云影
也只是匆匆过客

紫花地丁

胡日英

匍匐不是臣服
换种姿势去追逐阳光
卑微一角不是在哭
在为生命击鼓与呐喊
柔弱却攀附
无须向谁倾诉
我是紫花地丁
来自泥土



蜂恋花(水彩画)

马广生作

近来，无论是在平城书院召开大同老工业人座谈会，还是电话采访耄耋之年的老干部，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聊起赵力之大抓大同工业的点滴往事，而且平城书院现有2万余册“大同人写的，写大同的”藏书中，也有《赵力之自述》(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5年7月第一版，212万字)，书中有关在大同工作的一段，读来更是令人肃然起敬。

赵力之，山西介休人，1915年出生，1938年2月参加革命，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太原市委省营工管委党委书记、太原市二区委委书记、太原市委常委兼工业部部长、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迫害入狱3年。1970年7月调大同工作，先后任市革委会副主任、生产组(后改称业务组)组长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革委会主任、市委书记，省革委会副主任、省委常委兼大同市委书记，一直到1979年初回省里工作，才离开大同。

赵力之在大同工作9年期间，他看准了的事敢于负责，敢于讲话。他刚到大同时，电力紧张成为制约大同工业生产的瓶颈，调度城市用电成了业务组的一项主要工作。地处平旺的大同电厂是一家老企业，设备陈旧，年久失修。他让业务组抓紧搞出大同电厂扩建方案，时值省里正在召开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会议，他找到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韩英汇报了情况，并给水电部写了紧急报告，要求先上8号、9号机组，使发电能力由原来的10万千瓦扩大至15万千瓦。经多方努力，投资4000万元的大同电厂扩建工程于1971年3月开工，1975年竣工投产。同时，还请求水电部把附属列车发电站调集大同，缓解了大同的工业用电紧张。

1972年4月，业务组丁贵、冯三林到

省里开会时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：建设部和轻工业部要在山西上一个树脂厂。

赵力之闻讯后叫他们二位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项目“吃”下来。赵力之向轻工业部部长表态：“大同卖了裤子也要把厂子建起来。”轻工业部领导看到大同市领导有这样大的决心，就支持建起了大同市树脂厂。

业务组从国家计委获悉，计划在山西上一个矿山机械厂，叫山西拿方案。

赵力之当即和一机部领导联系，硬是把这个项目争取了过来，每年可生产240万吨的成套设备。

在他的任期内，像这类事还有不少。市王家园肉联厂由原来的年屠宰量15万头的规模，扩大了3倍，并扩建了冷库；市钢铁厂二期工程启动，修建了一号高炉；新建了星火制药厂、利群制药厂、铁合金厂，扩建了电石厂；新建了焦煤厂，续建了吴官屯煤矿，扩建了青磁窑、姜家湾、杏儿沟煤矿，还铺设了铁路专用线，为这5个煤矿年产量达到350万吨打下了基础。轴承厂变成多品种轴承生产基地，机床厂列入省重点配套企业生产磨床，内燃机厂定型生产柴油机。为了新建农化肥厂，市里专门成立了指挥部，加速建设，一年半投产，同时对市氮肥厂进行了技改，这两个化肥厂的投产对大同市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助力作用。时任省计委主任贾冲之来大同考察云冈瓷厂项目后，赵力之又去了两趟省计委，把该项目定了下来，为该厂1986年投产后成为山西唯一生

产卫生陶瓷骨干企业铺了路。

大同是煤都，抓好煤炭的保供，对于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。赵力之曾向中央领导同志承诺，向省委保证，一定要把煤炭生产、运输搞好。每年春节，他都去大同矿务局并下与矿工一起吃年饭，给干部、工人鼓劲。1975年，京、津、沪煤炭告急，国家计委、铁道部派人来大同组织运输。从1975年7月开始，赵力之率市委工作组进驻大同铁路分局蹲点，以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《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》为指南，克服派性，解决问题。1975年，大同铁路煤炭发运量达1916.5万吨，比1970年的1231.2万吨增长55.66%。1976年4月24日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亲自给赵力之打电话，要求大同救急，保证煤炭运输特别是京、津、沪的用煤。当晚，赵力之主持在大同铁路分局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，研究部署贯彻措施。会后，分局党委连夜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各站、段和当班职工。次日，市委工作组和分局3个工作组深入人口泉站、大同站、大同机务段，赵力之带头跟工人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，一样吃大食堂、睡硬板床。他还与分局领导研究改善职工伙食，为上夜班的工人提供较好的休息场所。为了摸准实情，他还常常坐在火车头里和分局领导跑口泉沟、云冈沟察看煤炭生产及存煤情况，千方百计保证京、津、沪等地用煤。担负煤炭外运主要任务的口泉站由1976年4月平均日装车759车，到6月份提高到886车，到9月份把大同矿务局100万吨存煤全部突击运出。为此，铁道部向大同市授旗予以表彰，铁道部万里部长表示感谢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大同逐步建成了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，电力、机械、冶金、建材、化工、医药行业也有了相当的规模。但事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却相对滞后，居民所需的日用产品相当匮乏，90%以上的轻纺产品要依赖津、沪及其他沿海城市，自给率十分低下。赵力之不仅重视重工业的发展，还特别关心大同百姓的生活。为了解决大同轻工业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，他到大同任职不久，就进行了多次调研，经市委常委会会议议定后，组织开展了轻工会战，其做法是“统一领导、协调关系、打通关节、加快发展”。市革委会成立了轻工会战领导组，他担任组长，力荐并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，任命原大同市手管局局长王大五为轻工会战办公室主任。力争把街道工业总产值达350万元。

大同的轻工会战走在了全省的前列。1973年7月，省革委会在大同召开全省轻工会战现场会，赵力之在会上介绍了大同的经验，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有关企业。城区地毯厂是1973年由太平街闲散劳力40多人组织创建的街办工厂，有平毯机、洗毯机、脱水机各1台，年产高质量地毯3000平方米，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并通过天津口岸出口日本等国。大同的轻工会战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举措，但在当时还是尽量运用了市场调节的杠杆，生产什么轻工产品、生产多少也是根据市场供求提出来的。到1976年，市里共投资200多万元，许多企业由此得到了发展。在发展主体上，由最初的街办工厂、家属工厂、校办工厂拓展到大中型企业建设附属车间，小型企业也“母鸡下蛋”另设新厂。到1977年，有204个单位投入了会战，从业人员1.2万人，生产的轻工产品有648个品种，全市轻工会战的产品产值达6500万元，占全市轻工业总产值的48%。大同轻工业格局初步得

到了改善，轻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9.3%。

“文革”前，太原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4个大同市的工业总产值。到1973年，两市的工业总产值基本相当。

1972年7月5日至25日，从大同市负责组织的“桑干河调查小组”的调查结果看，大同市工业排放污水是造成官厅水库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。大同市成立了赵力之任组长的根治工业“三废”领导组，督促检查第一批重点企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实施，大同工业环保工作由此起步。之后，大同市争取到省里和中央投资，建成了一个日处理能力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。

从1974年起，钱正英、李鹏同志多次来大同考察，决定在大同建设坑口电厂，并以大同市革委会的名义向水电部写了专题报告。1978年10月14日，属国家新建和续建的120个大型建设项目之一的大同二电厂正式开工。

1985年赵力之离休后，仍惦记着大同的发展，90岁以前，他每年来大同一趟，总要亲眼看一看大同的新貌，总要和大同的老同志坐一坐。2012年6月11日，他因病在太原离世，享年98岁。

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”赵力之殚精竭虑大抓大同工业的桩桩实事和心系大同的炽热情怀，将载入《大同工业史》，值得大同人民铭记！

(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)

